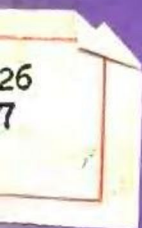




囊萤集

田一文



花城出版社

曙前散文诗丛书

囊 莹 集

田一文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125印张 1插图 40,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800册

书号 10261·453 定价 0.37元

内 容 提 要

《囊萤集》是作家田一文四十年代所写的散文诗，共四辑三十二篇。

曙前，作者走过的是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从这部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彷徨，也可以听到作者的呐喊，以及渴望、向往和追求，从而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

作品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诗意浓厚，情深意切的风俗画，当中的一些场景，一些片断，都倾注了作者对祖国，对人民真挚的爱。

目 录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1
-------------------	---

第 一 辑

江之歌	6
雪	9
海之歌	12
金子	14
人海	16
小紫花	19
曙前	21

第 二 辑

山	24
烛	27

鼓.....	29
囊萤.....	31
城与牧者.....	33
手指.....	35
默想.....	37
春.....	39
秋天里的春天.....	41

第 三 辑

星.....	44
残梦.....	48
伤往.....	51
独行.....	53
会晤.....	56
梅花之献.....	58
小楼.....	62
古树.....	66
失去与忍受.....	70

第 四 辑

跫音.....	74
烦扰的人们.....	76
煎熬.....	80
咆哮.....	84
求乞者.....	87
童年.....	89
魔夜.....	91
后记.....	93

《曙前散文诗丛书》前言

散文和散文诗，是四十年代国统区报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文学形式，不仅当时已为人熟知的散文名家乐于执笔，还有不少年轻的作者也乐于尝试，构成了一支比较大，然而分散各地的散文诗作者队伍。收辑在这套《曙前散文诗丛书》中的八本散文诗集，就是当时还只是二十多岁、三十来岁的年轻作者所写作品的一部分。

四十年代，是我们国家民族饱经艰苦患难的年代，大片国土被践踏，城市被轰炸，人民受欺凌，而国统区的法西斯统治又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激发了人民的斗志和抗争。当时生活在国统区的这八位年轻的作者，经历的正是和绝大多数中国人民不分轩輊的艰苦坎坷日子。他们的不少篇章所描绘的，正是那个灾难的时代的一幅幅侧影，点点滴滴的记录，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他们对饱经灾难的乡土和人民的热爱，对法西斯强盗对我们国土的侵略和轰炸的愤懑和谴责，对他们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的黑暗

和险恶的揭露和抨击，尽管是含蓄的，却是跃然纸上的。

这些作品，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诗意浓厚、情深意切的风俗画和风景画。作者们通过细微的观察、细腻的笔触、亲切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着意讴歌了处于逆境、生活艰苦贫困的一些小人物的纯朴、勤劳、正直和善良；热情刻划了他们熟悉的一镇一村、一景一物、一花一木之美，他们着意于撷取捕捉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一个场景、一些片断，热情倾注了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感情真挚，又是深厚的。

这些作品，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轻人的内心深处：生活上的苦闷和彷徨，情绪上的抑郁和怅惘，对个人前途的不安和关注，对爱情和友情的纯真和挚着，对新世界的强烈向往和追求。尽管有些调子看起来比较低落、沉重，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也不难理解。他们都是在艰苦的年代走过来的，环境是险恶不测的，内心负担是沉重的。他们倾注在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既和那个黑暗统治下的政治气氛分不开，又是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现实造成的，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感受，正是那个时代青年一代内心状态的一种反映，而不只是这

些年轻的作者个人的。

在作品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看得出他们师承五四以来前辈散文名家优秀创作传统的痕迹，但是，无论选材、形式、风格、语言、手法，又都各自留下了他们有所探索、有所创新的足迹。他们的抒情之作，都是从具体事物引发出来的，着重形象的表现，而很少空洞的议论；有丰富的想象，而又是源于生活的。他们有各自长于运用的形式，但绝不拘于一格，而富有变化。他们行文流畅，注意音色的抑扬顿挫、和谐自然；所用语言，朴实、流利、顺口，很少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人工斧凿的痕迹。

五四以来，我们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经历了一段由少到多，逐步繁荣的发展历程。进入四十年代初期，由于战争关系，我们的国土上既有解放区，又有国统区、沦陷区，相互之间沟通情况十分困难，国统区的散文和散文诗创作情况也就不很为国统区以外的人所了解。实际上，这个时期，由于国统区各地日报篇幅一般只有一大张，而副刊版面有限，刊出的稿件便主要是短小的散文、散文诗或诗了。待到各地民办的小报及刊物增多，发表散文和散文诗的机会增加，写作队伍也就随着扩大。到了四十年代后几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对报纸

刊物加强控制，散文和散文诗就不能不写得更含蓄、更迂回一些。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散文诗作者和作品。因此，这一时期一批年轻的散文诗作者的出现，就不只是散文诗的创作队伍的壮大，也是五四以来前辈散文和散文诗名家所开创的道路的继续，说明我们的散文诗创作即使在四十年代那样的艰苦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滞不前过。

这套散文诗丛书中收进的八位作者四十年代发表的作品，有一些曾经在解放前收进专集出版过，但印数很少，目前已难找到；还有一些，大都散见于当时销路不大的各地报纸副刊上和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上，从不曾结集出版过，现在就连当时发表它们的报纸也难一一找到了。因此，尽管这八本散文诗集的本身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稚弱，但现在能够收集出版，这件事的本身就自有它们的意义，那就是为我们展示了三十年代之后散文诗创作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轮廓、一支脉络；仅仅作为研究现代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部分史料，也应该是有意义的。

刘北汜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第一辑

江 之 歌

喏，

喏——

喏，喏，喏……

船跃过了江流汹涌的江面。船逆着江流，前进着，向江水作出有力的搏击。船又跃过一段江程了。江却掀起一股骇异的怒涛。

船夫光着铜色的背脊，摆着健壮的两臂；纤夫喏喏地打着号子。船夫露着多毛的手，遮着耀眼的阳光。纤夫匍匐着，鼓着多毛的腿肚。纤夫的前胸几乎挨近了沙滩，一步步地爬了过去。爬过一片沙滩，又爬过一堵巉岩，低沉地叫出了负荷的沉重，缓缓地吐出胸间的气力。喏，喏喏……号子声高起

来了，无数的声音，组成了一个雄壮的合唱。哗哗……江在唱着。江象要壮壮纤夫的胆子。

纤夫背着纤绳爬过去了，一个个的匍匐着，而且打着号子。

禁不住要去想象原始的人类如何同自然搏斗么？

原始人，想都是骁勇而且强悍的。

喏，喏喏喏……

江上响起了一片原始的音乐。

怒涛起伏着，汹涌着，船涉过了澎湃的江面。江是宽阔的。江水漩着，画过一个圈又画过一个圈。哗哗，江水忽而发出了顽强的笑声。江笑得那样可怕。不一刻，江水又愤怒地发出长啸。一股股怒涛直立起来了，倒下去了，骇异的怒涛做着骇异的姿势。那边，不也有一个险恶的滩头么？船一定要经过这个险恶的滩，似乎是在逃避着没有滩的江面。有滩的一方江面，急流在旋转着，哗哗地发出大声。急流漩出大大小小的涡儿，翻滚着，打着漩涡漾开去。涡流是狡猾的，然而船却要从狡猾得要命的涡流里涉过去。这个滩也不知吞没过多少船只。但还有一些暗礁比滩更要险恶呢。但暗礁，船夫却是熟悉的。这条大江，行船是真不容易。

江愤怒了吧？

江水直立起来了。

江水漩着，江水哗哗地发出啸声。

江在笑呢。

江水铮铮地笑着。江水发出疯狂的笑语……

江面是很少有静止的时候的。

哗哗哗……

江水唱着。江水放开嗓子狂歌。江，疯了样的，在巨风中歌唱，在阳光中歌唱，在暴雨中歌唱。江是如此放浪无羁。

尽管大江是如此汹涌，如此哗哗，然而，生活在江上的人们却热爱江的歌唱。

船涉过怒涛，涉过险滩；生活在江上的人们匍匐着，打着号子：长长地，低沉地，扯起一片原始的歌唱：

喏，

喏——

喏，喏喏喏……

喏喏地吐着胸间无穷的力，喏喏地作出雄壮的合唱。

喏，江水在壮着他们的胆子。

一九四〇年九月，重庆沙坪坝。

雪

在故乡，在养育我的肖家院子，是应当有雪花在飘舞着了。

在遥远的异地，我远怀着故乡的天空。

那儿，天在落雪，雪掩盖了正在荒芜的土地。鸡被紧关着，不让啼叫。狗被铁链锁着，不让吠吠。猪躲在猪圈里，不安地哼着，绝望地啃着猪圈的木栏。而人们，大概也是不许把自己的拳头稍微捏紧一些的。在故乡，怕只有雪在落着。

雪白的弟兄们的心呵，是被怎样的刀在绞刮着呢？

撕裂着心的风呀，也是吹得那样紧呵。

天在落雪……

严寒封锁着肖家院子。

故乡淹没在雪海里面了。

而故乡的弟兄，大概都是情愿淹没在雪海之中的吧。

象雪一样纯白地活着，

也要象雪一样纯白地死去呀。

虽然，都在被侮辱着，被损害着，被拉在枪刺的寒光下，被逼得难以哮喘，然而，那心却是雪一样纯白的。

天在落雪……

雪掩盖了肖家院子。

猪圈被掩盖了；短篱、竹院、土堆和房屋，都被掩盖在雪海里。雪掩盖了整个大地。

多么洁白的落雪的日子……

要在往日，在自家门前，便会有不怕红冻的孩子，捏着团团的雪球，抛打着，笑闹着，打着雪仗；现在想是不许的了。而捧着雪，堆着矮胖的罗汉玩儿，那怕也是不许的了。没有欢乐。只有受苦。

——只有不断地奴役。

忍耐着，忍耐着不是人该忍的痛苦。

不是已经，已经忍了四年，这四年不是已经被

压抑得吐不过气来了么？

然而，在故乡，在养育我的肖家院子，就是不
让人自由地活着！

是多么平静的雪的海，多么忧郁的故乡呵。

雪野上没有行人。我们的弟兄都到哪儿去了
呢？

天在落雪……

雪在土地上轻轻地叹息。

雪掩盖了故乡，

——掩盖了养育过多少儿女的肖家院子。

想着，应当从闷塞的心胸里叫出来，发出一个
巨大的呼喊，就是柔顺的人也该举起一面叛旗，在
落雪的日子，给敌人一个奇袭。

于是，我盼望着异地起一阵巨风，吹来故乡的
春的消息……

一九四一年，重庆沙坪坝。